

2811
94
Flc

420364

昌黎先生集

成都工字電圖書館
基本館藏



冊十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庚辰年十二月
和九年十二月
右丞韋賢之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持以
考功郎中知制誥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尙書右丞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

庸品

承命

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慙覲他處手

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

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

前漢公

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

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

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

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履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畧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甚出四字

爲宰相賀雪表

時武元衡張弘靖章貫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

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
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
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退之以元祐八年守
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進言詳以九年十一月
則進實錄在十年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
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
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
聖之姿早處儲副六月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
月以長子宣王誦為太子年十一
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
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
月即位年四十五行其所聞
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
推功原大或
作原本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

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脩臣與脩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脩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尙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禮部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閒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緻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

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
初德宗幸奉天倉卒聞順宗嘗苦儻所論著尙未周詳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嘗辛

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

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聽

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

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

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

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

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

廷因佐戎幕

穆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爲河南府功

曹參軍武元衡帥四陞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

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

自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

制誥拜中書舍人

受恩益大顧己益輕

大或作厚益輕苟耳目

所聞知心力所迫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

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

咸作盡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

重或作

臣誠見陛下具

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

厯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

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

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

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

元和九年

度為御史中丞

又毗邦憲

刑部侍郎

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

於防虞幾至斃踣

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

三進斷靴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冒氈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

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

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

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以烹烹要湯高宗登傅

說於版築於孟于傳說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羅呂

齊桓起甯戚於飯牛

牛賈宿齊東門外相公夜出威之飯牛

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

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

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

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鱉未盡被

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

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

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
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爲宰相賀白龜狀

一作表據表言

五靖章賀 元和十年 蔡州擒吳元齊以獻

表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元和十一年 鄂岳觀察使會

獻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

上或獻信進止

下同

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

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爲蔡

語曰滅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

爲名家語漆離憑曰滅氏有守

蔡者龜也今始入賊

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

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

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王用字師柔唐宗舅李修其

碑時元和十一年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

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元和十一年八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

修

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

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代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劉又好俠能歌詩

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王

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壽公所受王

某官某乙

本或無此四字但云會言今

云云○今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
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
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
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
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
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

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閣賢

位尚有關員今又以狀薦於朝諱知賢

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言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

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尚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
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
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
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
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附刑部

吳郡人字齊邱起之錢徽自代狀
自代序六人爲刑部與錢徽爲吳郡人
韓泰爲祭酒舉張惟素爲兵部書
爲京兆尹舉馬懷爲兵部書
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

正月或五月常參官授

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
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
重之議况時各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
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表無撰文
注元和中十

韓愈撰文紀功表云

德宗元和中十

韓愈撰文紀功表云

韓愈撰文紀功表云

韓愈撰文紀功表云

韓愈撰文紀功表云

韓愈撰文紀功表云

韓愈撰文紀功表云

韓愈撰文紀功表云

昌黎先生集 三十八 中華書局聚

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

中謝涉旬或竊作旬涉竊

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或曰詩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或無

此字

伏惟唐至陛下

惟或

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

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

詞學之英所在麻列

麻或作方從閣杭蘇李謝本

耳且誤轉作麻後入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

舊本定從麻字外無再子成文意考也方氏因執

其如此存得本字使人得以因疑致察遂得真者

便廢麻而直作成則人不得以因疑致察遂得真者

矣然則方本雖誤行可與無功而太信便以爲得

未敢直廢它本不復疑而索象若其今以無森之沙儒宗文

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皆內之

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

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或

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

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

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

隨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慙惶怖懼此下或有謹表

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二十三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表

古本云四月一日涯度羣
傳簡奉進止碑文宣賜韓

弘一本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無恩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抃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

至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錄州第度使王承宗遣盜

伏盜續坊劫殺相武元衡死

兵部侍郎身高死

橫口率獨而平賊者賞錢萬貫

所以以獎子論列其功而令下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

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

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

四分之內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

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

平等官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士平為

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

獨上或有內字

尚未賜給羣

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

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

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

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

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

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

因或作由

承宗何故而賜誅

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

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

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

或無之

况今元濟承宗尙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

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

號令指麾以圖功利况自陛下卽位已來繼有不續

已或作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

以下同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五州邢洛澤潞威

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致張茂

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徐泗濠三州張愔

所管○情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

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由上或陛下

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

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道或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

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

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

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尙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

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

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

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

言爲必信請之之辭闕於本兩句皆無信字

本之

昔周成王尙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

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

擇利本

是

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

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閒楚數年之閒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

達

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

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文

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以未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故此以未信而能成大功結之不可欠闕方本但以酷吏關抗之故不能收大利益之剛天舉正亦不復載然無理今補而臣於告賊之人信或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足之

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憊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新舊法門中護國真身塔塔六釋迦文佛持有一鉢其法三十四年一月一釋迦王太子生時有一白象來迎其後有白象數公

則藏人秦至去憲宗遺四使杜美奇押宮戶志海河王公迎之去未幾數公爲聖部員詳上表請諫帝十卷致抵死崔羣裴度戚威里諸貴皆爲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爲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在裴宿所草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宿必皇甫鎮也亦可謂無識鑒矣此表豈宿所

能了耶闍見錄云憲宗元和十三年自

鳳翔法門寺迎佛骨人禁中韓退之以

諱逐十五年有韓志之張詠宗咸從

十四年又迎佛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

為戒勸迎佛骨得免之死亦無桓不數

月世宗又迎佛骨法門寺會之諫云憲宗

以立字年百歲

者三百年百歲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

後漢時流入中國

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十年年百歲

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

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

舜及禹年皆百歲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

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从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

之世紀非也考

新史無八字考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

之世紀非也考

新史無八字考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

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

五十九年新舊史無

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本無推其年數四字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

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

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

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

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

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佛求福乃更得禍

亦可知矣

除之

當時羣臣材識不

遠史材識新舊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如新舊史古今之宜

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作聖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無卽字臣常以爲高祖之

志必行於陛下之手當時二字今縱未能卽行豈

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

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音輿又令諸寺遞迎供

養加或作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

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史徇人

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設字無安

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

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

一心敬信

信云上新史或無皆字敬

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

命

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或無豈合焚頂燒

指

本焚頂上新史有以新舊史有所以新史焚頂燒

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

波棄其業次文小作幼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

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或無字傷風敗俗傳笑四方

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者舊史無夫與中

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不言新

道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

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至今二來朝

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

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衆也而出之於或無而

感下舊史有於字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

餘豈宜令入宮禁

以令新舊史作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

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

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

不祥

本政開杭蜀

然後進弔

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

三

楚人使公親隨公使巫巫之也注桃鬼所

之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

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

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

付下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

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或無代字後

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

不盛哉豈不快哉

此新史無

佛如有靈能作禍祟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

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邵太史曰傅

佛法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奕臣忠祚

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泊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

臣伎祚短政虐云云崔浩謂佛而之死蓋廣奕之言也故
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謂佛而之死蓋魏韓愈之言也故
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爲口實以爲佛者之漸戒至于
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
邁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育不爲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刺史得去玉傳其載公

昨得韓愈至潮州表曰然愈爲人臣子當

當先語及觀幸但行於海浦恐其遇

郡遂授我州刺史文淵不避誅死莫移

有名義者及到所感不避誅死莫移

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非也

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文公不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鷲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

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陛下哀臣愚忠

怒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
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

量破腦剝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

正上或言今年字

卽日奔

馳上道

或作就路

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

三月己卯八至潮州

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

治平

或無具

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

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

之閒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

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

刺史面問百姓疾苦

或作語或親

苟有不得得以上陳國家

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

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

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

皆經月

經舊史作逾

過海口下惡水瀉瀧壯猛

音雙

難計

程期

程期新舊史作期

颶風鱉魚

鱉魚

患禍不測州南近

界

州南之南境

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

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

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

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魍魎爲羣苟非陛下哀

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

許

字或無

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

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

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

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

閒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

乎謝於難

或作縱臣亦新舊史並無亦字多讓伏以大唐受命

有天下新史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

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漢書史武剋

不剛孽臣茲隸尊蠹居碁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

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

不朝六十七年四聖傳字以至陛下

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

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字之

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

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

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十七年之外赫然興

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魏下或無之

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范太史唐

鑑曰終唐

之賢世猶柳宗元以其封禪爲非以韓愈具著顯庸明示

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史年下或無代字舊當此

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上或作時而

臣負罪嬰疊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

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

非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

是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

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臣等伏以

皇始皇始皇帝之德漢哀帝始有聖劉太

平平而聖皇遂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

皇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爲故事范祖禹

持持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諸於人君豈不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耄等

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

於來代或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陳請懇至于再

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

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十四年七月

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開

含生之類歡欣踴躍以歌以舞或以歌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有以字

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

之謂神或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

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

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

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

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
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
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
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
矣國內無饑寒無國下賦四夷皆朝貢無朝社賦可謂道
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
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議或作講撰泰山梁父之
儀撰下賦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
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憲一作假息海隅
死亡無日瞻望宸極神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
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與或銜酸
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或作惶

惶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

直

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廢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為朝

不加罪自刑部

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

元

和十四年七月

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

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

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

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

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

獎用掌誥西掖

元和九年十二月

司刑南宮

元和十二年

公為刑部侍郎

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

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

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卽位表

穆宗卽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

以閏正月三日

或無三字

虔奉

遺詔昭升大位

月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卽位書昭升于上

天地神

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

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

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

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續當中興之昌運

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寶形四方英偉

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

老幼或至垂泣

或作

舉用俊乂流竄姦邪

帝卽位之日召翰林

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湜爲崖州司

軍參

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

奇構

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十六相

也見左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守制或作守制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蒙或字無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

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
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
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
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
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
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
聞

賀冊皇太后表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
尊母爲皇太后即德宗懿安
皇后郭氏子
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
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
明聖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帝王世紀華胥
胥太昊母文母

有光於周道

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

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

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

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

賀闕廷

賀或作慶

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爲袁州刺史以表圖稱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

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

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

增麗浮空不收旣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

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

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

陵或作澤

故黃帝因之以紀事

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

虞舜由

之而作歌

尚書大傳曰俊又百工相和而歌樂又按

季夏六月土王用事

王或正其日景戌亦主於土

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今云六月朔當作王景戌以孫維之十六日也西北方者京

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

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

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以微

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

之慶抃躍欣幸欣一作歡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

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寬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

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則字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

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舉以

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

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職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

公曰潮州移制

十五年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泰元

坐王叔文之敗貶虔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

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

實早登科第

貞元十年

亦更臺省

貞元中

遷往

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

宣宗皇帝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宮中

表稱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爲國子祭酒以狀

薦籍籍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
公爲大司成念此委夫秩子能力有揚
特狀爲博士始獲升就行六幾享其資
遂忝南宮郎可以知公
之薦也或有闕于監行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
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
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
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

是育此表

唐貞觀二十五年九月
袁州召爲祭酒至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
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字稱身雖賤微然
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

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

或無經今字

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

野坐收冀部

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歸于育時旋

定幽都

長慶元年三月幽州歸于育時旋

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

析木天街星宿

北嶽醫閭神鬼受職

析木天街星宿

地彌天區界軼海

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

書四面輻輳各脩貢職

章步自東極至西極二億

西戎

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

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

或作如何

爰初嗣位首去姦孽

謂貶皇甫鐔隨所顧指應時

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
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

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焜皇

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焜皇殺黑龍
誅九嬰

事並見淮南子血兵利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

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

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

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

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行闕而不

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

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

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

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

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

誠惶誠恐

方本無臣某下六字

舉韋顥自代狀

尚書兵部

長慶元年五月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顥

除兵部尚書舉顥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乾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顥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諉謹錄奏聞謹奏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十

表狀

論孔幾致仕狀

或無孔幾字公嘗誌孔尚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書去官

公嘗賢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狀也時長慶三年作

某官某

右臣與孔幾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或無幾爲人

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

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

知幾上疏求致仕故往看幾幾爲臣言已蒙聖主允

許伏以陛下優賢尙齒見幾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

違其意遂卽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幾輩在

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

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尙可顧問委
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
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或作

致仕○今按禮記作專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尙壯則
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
老成人尙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
而留也今幾幸無疾疹音軫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
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承
職事亦極清簡若幾尙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
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幾尙未得退幾獨
何人得遂其願其或作所然人皆求進幾獨求退尤可賢
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

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公爲京兆尹舉以自代長慶三年也

時摠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爲戶部尚書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

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閒或無近者子所以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爲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

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

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憐有事山川中使纒

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

霽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年

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

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狀屬北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長慶元年九月十二日

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閒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

克己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

及或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

不違慶孰爲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

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

狀下或有陳字聞下或有謹奏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

公兩爲兵部侍郎長慶元

年七月初爲兵部侍郎舉大理少卿章龍以

自代長慶三年自京北尹再除兵部侍郎則

舉正甫以爲

前後皆可考也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正甫元和末字

拜左散騎常侍正甫大

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

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

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

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力或志甘貧苦節

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

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

或有謹錄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

王黃州書答丁晉公書云弼之

刺史皆曰故陳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
吏部巨賢持自擢曰謹課而退之政書
懇請以爲宜如舊制
元之所云即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爲謹牒
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爲錯誤今既頻奉文牒
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
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李習之狀公行曰其

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焉
皆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
矣此疏公爲祭酒時
所論元和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

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墳文一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足以擬其新受官受或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黃家賊自貞元十年黃洞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剿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徇自是叛服不常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庚黃昌瓚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經略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嶺外事詳故以是移表入為祭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移表請時元和十五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

臣一臣去年一作右

其州雖與

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

諳或

諸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
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
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
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
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
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
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在時或本無遠慮深謀
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
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
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前後所奏殺獲計
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上已字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
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或因作內
殺傷疾患或作疫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

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自或造作兵端人神

共嫉以致殃咎嫉或作怒或作至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

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

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

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

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

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

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

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

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

土伏或作服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

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

或無岳者字

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

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

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

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

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

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

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

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

之愚若因改元大慶

元和中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期年當改元

赦其罪戾

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

或呼

作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

或有

其作處理得宜作理或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狀皆袁州進○今按狀無等字方云二

往任袁州刺史方說非是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

同猶今之貼黃及狀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

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清或竝是

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原其本

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

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

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

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

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

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
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

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為彰義

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之時年遣御史
中丞裴度覲節還奏兵可用與相意
不合既而盜殺宰相僕中丞不克遂相
度以主東兵公時為守書舍人尋上淮
天事宜請其破賊因劇之待如由
失宰相意主權為行軍討賊擒擒
出計蔡以公為行軍討賊擒擒
昔如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
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或奉
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其
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
攜上或有皆字
餉或作飽非是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

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

待下或有不字非是

然所未可知者在

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

不則字上必

取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

廣兩界之閒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

下或矣

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

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

然新史作

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皆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欲

也改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

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

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

立功不計所費背叛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記

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

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

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

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或所在將帥以其

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處下或有撫字皆非是待之

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

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

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

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
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
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
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
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
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
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却下或無牒字據
或無充字○今按上下文勢合有行字所召募人兵
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今輒補足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
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繞一作統都數雖多每

處則至少至上有兵字或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

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或無分字每道各置三萬

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

隨或作殿○按漢書隱若

一敵國方本非是

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

發

四或作諸

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

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

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然或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然或不可愛惜所費

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

伐或作罰非是

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

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

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

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誠陽或作誠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

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

擬許其承繼擬或作後今忽自為狂勃侵掠或作情不受朝

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或作討至如淄青恒州范

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或作命或命字或命字

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討淄青已言之矣年歲已

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

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

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為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

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韋處厚條詰之事遂

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六
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
毫吏畏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
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職敗窮失宮錢以
十萬緡天官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
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
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
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
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
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
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
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

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

無益也

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

又宰相者

或無者字或又者二字

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

或無一

一件字

今按此

法行之後停

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尙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

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

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

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

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

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

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

或無

所

今臣計其新

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
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
多者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
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
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
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
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
也無也上或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文或諸州則不登
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作或脚
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二用或作每用十文者官與
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
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

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閒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

萬貫文

尚或作計

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

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尙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作請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尙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

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

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

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來字上更

有從字今亦補是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

自糶鹽卽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

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

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

權鹽區或官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

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

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

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

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

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

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作舉債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

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

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

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

月率當十斤字三自是或作三百六十足云或云六十

當十斤則三百六十斤或至三十大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

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大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

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云一日以十錢爲率則一月

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新法實價與舊

或說刪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

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

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

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尙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卽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

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能爲也

人之非前意也

非或無字

百姓貧家食鹽至少

或作小

或有

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

或無字

辦與不

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

或作

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

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

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磴

對

以求影庇請令所

在官吏嚴加防察

或作

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

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權

或作稅

爲

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

當有之字今補足

今旣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

把錢捉店看守莊磴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

何或作其

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
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

也或作

一件平叔云

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

行此策後兩市軍

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
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
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
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
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
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
奏聞伏聽勅旨

昌黎先生集卷第四十

朱子編昌黎先生傳目錄

新書本傳

文錄序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混所撰墓誌
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
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勳增致
年譜考其同異詳略附月本支之下以
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
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

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

德終秘書郎

李公常自撰昌黎李翱去思碑云南陽人
而公常自撰昌黎李翱去思碑云南陽人

昌黎某人居南陽又隸延州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云

昌黎某地志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

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即左傳所謂

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字與

緒同在唐屬鄧州者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

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類當玄孫竊避亂居南陽郡之
緒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
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玄
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

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為河內愈生
脩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

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序李漢

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洪譜云盧志所謂宗兄乃大

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兄誤矣又云舊史大

卒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

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愈自知讀

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狀云

今按復志賦云習墓詩云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南

始專專於講學今非古訓爲無所用其擢進士第洪

云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

年庚午有河申進士第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碑序

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取水賦御溝新柳

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

昌黎先生集傳 中華書局聚

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

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

成有省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

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

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安詞

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

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書詒遂自河陽如

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

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官岐山詩洪程皆

大為此年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

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沐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

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

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送行韓愈寶從公

行狀云董公時公以行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為觀察

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位神道碑云十四年

用進七從董晉平沐州推官舊史作巡官○洪譜云

二狀載公入沐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誌碑所記

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丙子與史合而誌碑所記

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致蜀本獎本無三

十年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

之公入沐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

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
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
命下之緩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為失但云十
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誤乎要當以公之序亦在十
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入汴矣送俱文珍序亦在十
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序亦在十
二狀二史通鑑為正持程記已辨其或非○未審不
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志賦送汴州監軍俱
又云十三年丁丑寅公在汴有復天星詩水門記楊燕
文珍序十四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承相薨公
奇碑行四日而汴州亂彭越官記云汴軍
從喪家在圍中尋得獲汴東趨彭城徐州從喪至洛
還盟津度犯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去建封節度使
張建封居之符離上及秋將朝正于京師見歐
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朝正于京師見歐
上建封詞是年有此日至冬建封使朝正于京師見歐
狀徐泗濠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
辰春公朝正回徐掌書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
見孟東野題李生壁下邳李生壁四按公與東野書欲至
秋辭去而題李生壁下邳李生壁四按公與東野書欲至
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
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良調四門博士洪
文在洛有與衛中見書冬公哀二良調四門博士洪

云十七年辛巳公在宗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

汝州薦侯嘉狀李楚金墓詩公自去年冬始有西門

送李愿歸盤谷序冬再往十入年壬午春始有西門

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入年壬午春始有西門

徹詩所授為博學士三書墨告歸洛因幸華山即答張

補乃雙序莊公賢者降歎物序上已日詩

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不可詳究然恐不取信者李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

屈身錄又伸道實也然公天旱獨於此書抵悟如實公

脩實錄始來京無辭不怨獨於此書抵悟如實公

十年八月始來京無辭不怨獨於此書抵悟如實公

時有實以旱饑併相於今以同徵愈急公與張署李

免田租上疏言關中旱饑相於今以同徵愈急公與張署李

臣李實也見進德解只致云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上章

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致云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上章

詩叙其詳而兩事也致云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上章

論宮市明矣今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

正合況朝誌略不從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則其非為

而狀及碑誌略不從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則其非為

悉上公詩云或疑上疏然行狀且謂宮市幸臣所言

皆言泄傳之罪也又疑上疏然行狀且謂宮市幸臣所言

禍最無妄姦猜畏難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

章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

斥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

雖得意公之出類是也為叔文等所排豈未捕崖州織

無所歸谷駕其罪於上疏為申洪兼宮市旱饑兩事言

公詩又蓋以十九年冬末張十一功曹送劉生

謝李員外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改江陵

法曹參軍洪宗即官云并一乙酉正月丙申

承貞遷者皆追回愈為夜請察使切曹詩及張署紫誌

河南通官記共八月十夜請察使切曹詩及張署紫誌

州文時衡岳廟詩自餘及樞江諸詩自鄉至衡前台工

及湘中諸詩自此泛洞庭有沮風贈張十一詩至岳

又有送孟瑄序判潭州有片上李翼書鄭大角前表

謂幕中之辨蓋謂御在徐州也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

分司東都三歲為真寅洪朔改云元和一年丙戌正月丙

躡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

自江陵之送文暢子博士還南諸聯句及祭十龍寺

贈崔立之送文暢子博士還南諸聯句及祭十龍寺

文并墓誌釋言行狀二年相丁亥春公為博將以文和聖德詩并

公爭先者周況妻韓氏慕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尉愈於

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不能解故以兄喪

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讎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

也公辭而求去耳京時宰相鄭綱輪裴十舍人李吉甫裴瑒

是年自張中丞傳多為馮宿書盧於及東都選

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馮宿書十六少府及東都選

韓愈遺少室李渤書復葬其遺傳云洛陽令

洛陽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洪鑄云四十二年

官員外郎行狀都省神道碑云外郎送官字序中分

但判都官郎碑文洪也方攷云外郎送官字序中分

制辭亦作員外郎洪也方攷云外郎送官字序中分

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失職衆以正淨屠盡索

記云公判祠部日與宦者為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

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

都章有游嵩洛諸題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函

寶章尋劉尊師諸題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函

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北韋夫人墓誌河南

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鄭幽

昌黎先生集傳

五

中華書局聚

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臺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

據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

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

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入有罪中

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辨斯且方求去見集中

行狀云改河南令曰以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

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

河幸有盛春詩燕河南舍被鬻諸詩張圓墓瑒盧殷墓

詩遷職方員外郎共譜六年春公尚河南有送窮

文辛卯年寄盧全羅氏子詒詩送溫詩序乳母誌

至京師有劄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歸非盧丞房

武舉制華陰令柳澗有舉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

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

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

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

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為國

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馮華上疏理瀾公

自去歲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馮華親

其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給舊

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中

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勸為御史三年則言三為博

初至四年春尚為博首尾已四年矣方實云丙戌

也當博三為教自博必上句言暫為御史而此言

然亦取以真居今按久近言暫為御史而此言

之於初通器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此實今年初無此

重許也諸會所納元錢五分餘三分無納實物

月尚匹段或童時有錢五分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

素劉師服詩祭洪文李洪譜又云是年育石鼎聯句

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

館修撰洪政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

昌黎先生集傳 轉考功知制誥為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

史書及相武元衡李吉甫李德裕李虛中董溪息

正書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徽之書田弘

夫朝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

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

錄狀舊史詳略各有意創六常事著其繁於取舍按

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創六常事著其繁於取舍按

良善惜賤惡史之旨明愈其當時議者非切宜內官無全

往於淮上前言其不贊此言是也其捕賊行賞表藍田

書論淮西事宜狀詢見此言是也其捕賊行賞表藍田

立墓誌徐偃三廉神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

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

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

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

不喜命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鐔素

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鐔語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

子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

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天下力取三州尚

息兵其為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

何不見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李吉甫則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昌黎先生集

傳

七

中華書局聚

碑科并書後記王月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

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

元濟平遷刑部侍郎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年

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

關公請先乘遠至汴威說上都統弘居於鄆城軍出潼

弱且不過千人亟自丞相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

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

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蔡州
既平布衣拯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
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
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
栢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
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
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
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
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勸石
是年有送殷循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
曹諸詩晚秋郾城夜會聯句為刑部時有舉錢徽自
代狀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於禮樂使妻韓
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
惟簡墓誌權德輿碑

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為夷
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梧
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
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
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

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

相疑馮宿草疏出宿爲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鎛程

異也公之被謫卽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宜

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

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據

昌黎先生集

傳

八

中華書局聚

十許祭神文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方攷乃云謝表

及祭日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也況自詔至廣

為順流而自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勤皆二月則公到

郡可決非三公表而逐鱸魚亦必在二月則公到

本○乃今按四里行程則又似實為三月二十日書石

也○未詳其說關之可也似實為三月二十日書石

有○路旁至藍湖之可也似實為三月二十日書石

曲○使君張元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韶州寄

詩○及宜城南驛記漸州謝表祭鱸魚又諫置舞校牒賀

祭酒○年春譜云袁途五年庚子閏正月朔公及韶州留別

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表舉謝上賀穆宗即位閣賀

命○召拜九國子受命在十閣記乃有云十月袁州刺史文祭

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趨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祭

中○承閣老仲舒詩至舊堂詩有鄂岳李蕭穎士存題

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有鄂岳李蕭穎士存題

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為人棄官歸廬
山公少時嘗受金部員外郎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
故居因賦此詩留至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
周員外君集李祖家詩以冬暮至京師長年有南海
有醉中留別李祖家詩以冬暮至京師長年有南海
廟碑與孟簡書論事宜及典貼長年有南海
又論夷獠子改大慶遺使官諭仍擇經略使撫
之又有柳子厚改大慶遺使官諭仍擇經略使撫
狀云公入選祭酒有命吏曰召直而限來與祭酒
侯千攢之不獲祭酒有命吏曰召直而限來與祭酒
食學官由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會講
定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會講
萬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官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會講
上尊轉兵部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卯七
韓表李郡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鎮州亂殺田弘
祭文李郡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鎮州亂殺田弘
氏增致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鎮州亂殺田弘

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
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
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

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

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

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

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鎮州鎮州長慶元年七月

裴湊命鎮州刺史牛元翼節度使元翼以討之十月命

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元翼果出

行狀云公遷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元翼果出

按先太師謂如此道由是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

太原兵以輕利誘逆紇召生禍○福警引虎鬻臙血

直今所患非兵不反藏疎得失○今按此數語不

可曉年有書不壽陽驛次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語又

營奉酬裴司空鎮州詩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

壬寅九月公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皆不見也聽

其出入故人勢輕是年有鄂州谿堂詩實司業祭文墓

誌楚國夫人墓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
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
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

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

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

北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

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部侍郎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

軍將盜賊止不取私相告曰是李紳為御史中丞賊

忤故送府使以尹相杖之欲去之致以此使歸其囚是時

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致以此使歸其囚是時

公請兩改其官紳復為吏部侍郎紳與

三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按碑去兵一節此兵字

當作吏字不鎖入吏選父按碑去兵一節此兵字

未詳其義疑銓注有此語或昇有脫詩也洪利取才

公為京兆有舉馬龍文再為兵及賀太陽不虧表

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為兵及賀太陽不虧表

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弘權序并詩祭馬揔女長慶

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洪譜云四年

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

孔幾墓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

假既罷以十二月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語

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語

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獲終於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
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
以下見先入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去夏
公請告養疾在城南舒籍時官休罷兩月辰遊翔又曰
共愛池上佳聯句安舒籍時官休罷兩月辰遊翔又曰
中無之游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詩有
達識生為委余一綱及當臨終之意亦不荒謬公我
重言傲然委余一綱及當臨終之意亦不荒謬公我
遺命喪葬無不如此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
之及拘陰陽所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
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
不載蓋不以爲然也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
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
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
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募以報厚性通論議
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
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佩正色伏其所詞墓
詩云公洞明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
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
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
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傳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

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己而我負終不訖

死則比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誦笑

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闈入或晝見其面選相指

語以為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

今存矣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

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闕深與孟軻揚

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

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

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幕詩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

權尚友作者跋邪賦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

非我計姑古爾今無有端涯渾渾顯顯不可窺校及

其酬放豪曲快字妄紙字發鯨鯨春麗驚耀天下然

而栗密竊眇章委句滴虛靡之至入神出天鳴呼極

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其已來一人而止矣○按知

我所計○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

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予以來能知此者

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見甚高不
得易而讀之也古之學者退之乃以學之序雖故曰求其
而能此必然之見及此退之乃以學之序雖故曰求其
未至故其所以死率然傳言之非有所於前人之
然其言曰空信口率然傳言之非有所於前人之
語又非擊空信口率然傳言之非有所於前人之
之所見則此所謂以是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諸賢
之論唯此一條為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諸賢
之書則其詩有曰紛易盡百年身舉其為予人識
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之費精神其為予人識
有夫不周者故嘗折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奪乃
焉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不自為無程子之奪乃
通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當於吾之一
心知其可於天下而未知其體之當於吾之一
身也其行於天下而未知其體之當於吾之一
大而其行於天下而未知其體之當於吾之一
深之殊以終未審其細微而略於內與道有內外遠
知汲汲以行道濟其時抑邪與正為專而或未免雜乎
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
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
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附以楚管窺之齊亦未為
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楚管窺之齊亦未為
竊以為若以是而論之則有分乎
學所以為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繩俚混
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
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
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剋以樸剗僞
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
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
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
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
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
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
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感雖蒙訕咲踰而復奮始
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揚墨去孔子才二
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

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鏤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

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

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弃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

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

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

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

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

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

中自去書數十冊而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

吾略讀之愛其文熟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

暇時也遂求於李而深之亦將舉進士以賦祿之未

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

卷然獨韓文最為舊物君為吾愛惜之可也○今按

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

人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為何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矣故申呂自歎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經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夏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

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
 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
 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
 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
 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
 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

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煎膏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

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
髮下大荒

昌黎先生集傳